

个人自创本民族文字及对文字起源研究的重新认识

邓 章 应

(西南大学 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 要:文字起源研究中的文字创制主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由文字神创到文化英雄造字再逐渐统一到人民大众造字、文化英雄整理的认识,现代文字起源研究破除文字神创传说的同时,也否定了文化英雄造字的主要功绩。民族文字最新研究表明,现在仍存在并使用着一些有确定创制主体的文字。这些文字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重新审视神话传说中个人造字传说提供了契机。各民族传说中保存了大量文化英雄创制文字的故事,去除其“神秘化”的外衣,其中不乏科学的内核。在各种文字创制的历史中,个人创制文字的可能性确实客观存在,对文字创制中个人的作用不能简单低估。

关键词:文字创制;民族文字;造字传说;个人造字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13)03—0070—05

现代文字起源研究破除了文字神创的传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对文字创制主体认识的泛民众化,将文字的创制逐渐统一归功到人民大众,只承认少数文化英雄的收集整理之功,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择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1](244-245)]郭老的说法可以说体现了文字发生认识上的主流观点。但文字学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文字发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确实存在个人自创本民族文字的情况。不仅现在仍有一些创制主体十分明确的民族文字存在并仍在使用,而且文献记载也表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种种成功创制文字的事实,同时,各民族神话传说中也保留了大量文化英雄创制文字的故事,去除其虚幻的成分,其中不乏科学的内核。

文字创制主体明确的文字很多,美国学者威廉·A·斯曼里《文字系统的本族创制》总结了多种民族有确切发明者的文字系统,如朝鲜谚文、班姆玛系统、切罗基文字和孟语字母等,并重点讨论了其中的班姆玛系统、切罗基文字和孟语字母。^[2]另外,近代传教士在中国为汉语多种方言和民族语言亦创制了多种文字系统^[3],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为各少数民族亦创制了多种拼音文字。这些文字的创制主体均非常明确,有些是一人创制,有些是多人合作创制。其中部分文字的创制者非本民族人士,而且多数是受过语言文字训练的学者。本文讨论的是未受过语言文字训练的本民族人士创制的文字系统,这对于文字的起源有更大的认识价值。本文重点讨论中国境内而国外学者提到较少的此类文字。

收稿日期:2012-12-28

作者简介:邓章应(1977—),男,西南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字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早期文字资料库与《中华民族早期文字同义对照字典》”(项目编号:11JJD74001)。

一、现代个人自创本民族文字

1. 汪忍波傣僳文

傣僳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的成员,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傣僳族自治州,其余分布在丽江和迪庆、大理、保山、德宏、楚雄、临沧等州县,四川省的盐源、盐边、木里、德昌等县也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傣僳族人口数为634912。他们使用傣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先后使用过四种文字:两种是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拼音文字和框格式傣僳文,一种是维西县傣僳族农民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第四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

汪忍波(1900-1965),云南省维西县傣僳族人。自幼家境贫寒,常随母亲劳动或外出逃荒度日,10岁至12岁时,曾跟随巫师学过东巴、尼扒,掌握了一些念经祈祷、占卜和祭祀鬼神活动的知识,是当地祭天仪式的第20代主持人。从1923年开始,用6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了近千个傣僳族音节文字。为方便其他人学习,他将所创造的文字编成长短不一而又大致押韵的291句,近似歌谣,易读易记,并将这291句按顺序写下来,成为教学用的《识字课本》。该文字以刻板印刷、手抄等方式,在傣僳族聚居地区推广,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直至建国以后,有的生产队还用它记工分、账目,有的地方甚至将它用于写对联、广告。1954年汪忍波被政府邀请到昆明等地参观,参观途中,他用音节文字写下了800多行诗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他还用自己创造的音节文字记录了24部祭天古歌以及其它文献,这些文献保存了傣僳族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历法、占卜、星象等民族文化。

一直研究傣僳竹书的高慧宜博士说:“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曾说:‘人类若要为文字发明者树立纪念碑,把这些天才辨认出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宣布为这一成就的创始者。’汪忍波个人独创了傣僳族竹书文字,为文字发生史提供了一个特例,为他这个文字发明者树立一块纪念碑是无可厚非的。”^[4]

2. 鲁国洪音节彝文

专门研究彝族文字的黄建明教授曾介绍了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鲁国洪老人创制的一种音节彝文。姚安彝族为彝语中部方言,传统彝族文字已经失传,20世纪鲁国洪老人创造了一种音节文字,并在小范围内传授。^[5](202-225)

鲁国洪(1917-1992),姚安县左门乡阿九拉村彝族,没上过学,也没有从师学过任何文字。曾经被抓过壮丁,出过两次民工,但每次在外的时间都不长,他因汉语讲得不好,有时遭到旁人奚落,别人能看书、写信,可他不能给家人写信,又不愿请旁人帮忙。几次外出使他深深地感受到目不识丁的痛苦。

解放后,村上借用鲁国洪的房子设立了一所学校,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给年轻人扫盲。当时年已三十多岁的鲁国洪动了心,但他又不愿和“小字辈”们坐在一起学习。他想,为何自己不创造一种文字试试呢,到时就教教年轻人。经过目不识丁的痛苦和在新形势学文化热潮的影响下,他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创字道路。

鲁国洪自创并记录的文字分两部分:一是字汇,他把所有的自创字集于牛皮纸上装订成册,在记录语言时便于查找,称之为“字典”;二是生活笔记部分,他用这种文字记录大量生活琐事,用水笔或铅笔书写在小学生作业本上、旧书或纸片上,甚至用粉笔写在木板、门板和墙壁上。“字典”共有1926个字,每个字是表音的符号,在记录语言时,找出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表示。

二、民间传说中的文字创制英雄

神话与传说在过去是不能被分清的,文字创制英雄的传说去除其神话的成份,可能反映的正是历代传袭下来的文化英雄的故事。袁珂《神话学通论》:“近十多来我是逐渐比较相信‘史影’之说了,我认为相当一部分神话并不都是凭空虚构的,从神话五光十色的三棱镜中,总或多或少会曲折地反映出一些历史的面影来的。”^[6]文字创制的神话应该能折射出一些文字创制时的影子。

1. 东巴文产生的传说

明代纳西族土司木公撰的《木氏宦谱》记载了木氏先祖牟保阿琮的传记,传曰“生七岁,不学而识文字。及长,旁通百蛮各家诸书,以之为神通之说,且制本方文字。”喻遂生先生认为牟何阿琮“不学而识文字”是指的汉字,“且制本方文字”指的是纳西族最有代表性的东巴文。^[7]

2. 彝文产生的传说

凉山彝族流传着关于彝文创造的民间传说:彝族祖先阿苏拉则有一天走进深山,看见一棵古藤盘绕的大树上栖息着一只洁白的大鸟,这只大鸟见到阿苏拉则就引颈喋血,阿苏拉则遇此异兆,认为是神灵托意叫他创造文字,于是聪明的阿苏拉则折下一根树枝,蘸着大鸟的血,将自己的白绸缎披风作为纸,写出许多字,写下很多经文;另一则传说则叙说的是阿苏拉则不会说话的儿子拉则格楚,见到名叫洛龙歌布曲的小鸟吐血丝在树叶上,变成了美丽的文字,就知道小鸟是父亲变的,这样阿苏拉则便把彝文传给了儿子。^[8]不管是阿苏阿则学鸟造字还是阿苏拉则变鸟传字,都是说彝族的文化英雄阿苏拉则对彝文创制的巨大贡献。

3. 水书产生的传说

水族古文字形成于哪个年代无从考证,目前征集到的水书原件中历史最长的也不过明代初期,此外在更早一些的碑刻残片上发现了少量的水族古文字。但民间一直流传着陆铎公创制水文的传说。

水族文字是水族的一位名叫陆铎公的先祖创造的。他花了6年时间创制文字。起初,水族文字多得成箱成垛,堆满一屋子,后来因陆铎公利用水族文字为一个小孩推算出与其神母见面的日子和方法,天皇知道后认为水族文字太厉害,怕人们掌握了文字后难于对付,于是设计烧毁了装着水族文字的房子,只剩下压在砚台下的几百个字。陆铎公怕再遭天皇算计,此后全凭记忆把文字装在肚子里。^[9]

三、个人自创本民族文字的特点

1. 个人自创本民族文字与自源文字的区别

典型的自源文字系统,如汉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在发展成为真正文字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逐渐的具有了文字观念。而后来的自创文字系统,往往是在某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就创制成形了。正是因为他们发现其他民族在使用文字,早就具有了文字的观念。部分文字在创制过程中甚至参照了其他文字系统,有的是参照了已有文字系统的规则,有的甚至选用已有文字系统的符号。即使有一些文字基本上是独立产生的,他们只知道存在文字,而不知其他文字系统的符号与规则,但正是已有的文字观念使他们知道创制文字是可能的,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造成一种文字。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自源文字系统是一种观念上的根本性创新,可以称之为原始创新,而后来的自创文字系统是受到文字观念影响的跟随创新。

2. 个人自创本民族文字与学者创制文字的区别

从文字创制主体来看,可以分为无文化民众、有文化民众、语言学家。语言学家创制的文字,是在经过详细调查、周密思考,根据严格的语言学规律创制的,一般来说比较系统、周密。普通民众,不管有无文化,大多为热爱本民族文化,对本民族语言非常熟悉,积个人经验加以创造。

如果按是否是本民族而言,有本民族人士自创,有其它民族人士代创。其它民族人士代创,如解放后中央政府为少数民族创制或改进文字运动中创制的文字和解放前外国传教士为少数民族创制的文字。外民族人士大多数可看成语言专家。相对于外民族人士代创而言,本民族个人自造字,文字系统性欠佳,规范化程度不高。

四、对文字起源研究的重新认识

1. 文字是可以由个人创造的

历史上有比较成功的个人自创文字,如八思巴字、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现在还有仍在使用的个

人自创文字,如汪忍波创制的傈僳族竹书。同时经过严格语言学训练的语言专家和传教士都曾为国内少数民族创制过多种拼音文字。现在仍有大量辅助交流系统也是个别专家创制然后加以推广的,如各种速记、手语、旗语、密码等。说明文字是可以由个人创造的。虽然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个人创造文字系统均是在已有文字观念的背景下创制的,但这也会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文字创造主体的复杂性。

对于神话及传说,我们要分别情况,既不能一概当作历史,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对于不能复原的历史可以通过现代原始民族的情况来推测或构拟。各民族文字创制传说都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创制主体,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对文化英雄的评价。

2. 本民族个人自创文字均参照了其他文字系统

本民族个人自创文字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已有符号体系的影响,因为新创的符号系统是在创制者既有的知识体系中产生的,创制者根据已有知识创制新字,这是文字有理性的一个重要源泉。所以很多文字都能够考察其理据,能够找出其创制时参照的对象。如傈僳族竹书符号很多来源于东巴文和哥巴文,这是由于创制者汪忍波学习过东巴。鲁国洪音节彝文有几种符号类似于“咒符”,因为鲁国洪在解放前曾学过20多种咒符。

3. 强烈的社会需要和个人心理要求是文字创制的动力

傈僳族在解放前一直使用刻木、结绳的记事方法。后来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方便,创造了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式的拼音文字和框格式傈僳文,但其传播主要限于信教群众。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仍然不掌握任何文字,普遍使用结绳与木刻。据汪忍波自述,他13岁时父亲病故,家里只好将一块旱地典当来治丧,作为典当契约的是一块刻着三道记号的木板,意思是日后用三块银元赎回。后来汪家去赎地时,对方强词夺理按自己的意图解释木刻的符号,结果使汪家白白损失了一笔钱财,这事对汪忍波触动很大。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他萌生了自己创造一套本民族文字的想法。说明在无文字社群存在强烈的文字需求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可能触发创制者创制文字的冲动。

4. 个人自创本民族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依据本民族内部人士创制文字的情况,可以推测文字的起源过程。特别是没有受过专门语言学训练的人创造文字的过程与早期原始人创造文字过程不无相似之处。对于像傈僳族竹书这种个人自创以后有一定传播、推广使用的文字系统,不仅产生过程清楚明了,而且其发展完善也十分迅速,在文字史上是弥足珍贵的材料,值得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郭沫若.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A]. 奴隶制时代[C]. 人民出版社, 1954.
- [2] 威廉·A·斯曼里著 陈永生译. 文字系统的本族创制[A]. 广义文字研究[C]. 齐鲁书社, 2009.
- [3] 邓章应. 传教士所创民族文字概说[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 (3).
- [4] 高慧宜. 从傈僳族竹书之发生看文字发生的复杂性[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 (2).
- [5] 黄建明. 彝文文字学[M]. 民族出版社, 2003.
- [6] 袁珂. 神话学通论[M]. 巴蜀书社, 1993.
- [7] 邓章应. 东巴文起源神话研究[J]. 龙岩学院学报, 2012 (3).
- [8] 邓章应. 中国文字产生神话类型初探[J].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 (1).
- [9] 邓章应. 水族神话起源研究[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12 (1).

Writing System Created by Single Person and Recognition about the Origin of Writing

Deng Zhangying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ocument, South 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ho creates a writing system is a focu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In the past, it was believed that writing system was created by God, cultural heroes, or the masses; however, according to current research about writing system of ethnic groups, these writing systems have their own creators who were people with littl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about these writing systems offers a choice that resurveys the history and tales about the creators of these writing systems. There are many tales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writing systems by cultural heroes among many ethnic groups. If the mysterious veils are removed of the writing systems, there exist many facts in the tales.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documents, folk – customs and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reation of a writing system by a single person.

Keywords: creation of writing systems; writing systems of ethnic groups; the tales of creation of writing systems; creation of writing systems by a single person